

小时候,因父母工作忙,我就长期随姥姥生活。姥姥行踪不定,我也跟着居无定所,恰好正逢学话的年龄,说的话自然也南腔北调的。

可那时候,我总认为自己说的话同广播里一样是普通话,因为比起爸爸的陕北话,妈妈的东北话,哥哥的关中话,就数我的话好听。

听姥姥说,我一岁多和姥姥住在长春大姨家时,街坊邻居总爱逗我这个外地来的小客人。一天,有位老奶奶好奇地问我:“小丫头,你说话怪怪的,是哪里人啊?”我眼睛努力一睁,仰着脖子得意地说:“普通人呗!”周围的大人、小孩全乐了。也许是他们觉得我回答得有趣,也许是我当时神态中的那种大人似地认真。一时间前庭后院都拿这句话取笑我,“普通人”很快取代了我的名字,甚至在陌生人问我时,他们也争着抢着告诉我:“这小丫头是普通人。”

可世间有的事情总是那么微妙,谁也没想到,就是这个关于“普通人”的说法,不仅陪伴着我一直“流传”了几十年,而且也对我的人生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对“普通人”概念的真正理解是在我懂事以后,帮助我解开

这一窍的是与我朝夕相处的姥姥。姥姥出生在一个名门望族,曾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家闺秀,可历史的变迁使她的一生却写满了坎坷与磨难。年轻时,她没过几天好日子,姥爷就撒手离开了人间,一时间,偌大的家族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于是,年轻而又坚强的姥姥带着五个年幼的孩子,从富饶的东北来到了当时还十分荒凉落后的大西北。斗转星移间,岁月的沧桑和日子的艰辛悄然染白了她的双鬓,但丝毫丝毫没有摧垮她的意志。在我与她相依相伴三十多年的记忆中,人生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从未从她的言谈举止中有过表现。她说话永远都是那样缓缓地、静静地、淡淡地,她的眼神永远都是平和中带着些许忧郁,她总是用那种极其平静的心态应对着周围发生的一切,坚强而又毫不张扬地过着日子,很少有人知道她有风光的过去。

逐渐长大后,我的心态开始发生了变化。我从各种书籍、媒体和老师的说教中知道了什么叫名人,什么叫伟大,什么叫风光,什么叫荣耀。于是,我一直

平静稚嫩的心开始变得不安分了。我认为我不应该是普通人,不应该流于平凡。我渴望当女军官、女医生、女作家、女音乐家,经常幻想甚至沉溺于美梦实现的那一瞬间的激动,而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于是,在种种功名思想的驱

普通人

文/王慧敏

使下,我努力读书,努力学习,努力使自己优秀起来,一度的出类拔萃满足了我的虚荣心,使我深信自己原本就不是普通人。可后来的现实却终究是事与愿违,成名与风光几度戏剧般地与我擦肩而过。一直到了参加工作后,我仍是一名极其普通的邮电职工。那一段时间,我不断的为自己的无为和平凡而困惑和自责,整日忧郁不乐。直到有一天,当我再次

接到报社的退稿时,终于忍受不住了,在家里大发雷霆,并将稿子撕得粉碎。这时,还是我的姥姥,平静而又威严地对我说:“你说什么叫成功,什么叫伟大,难道就是出名和风光吗?假如你那样认为的话,那我现在告诉你,你永远也不会伟大起来。真正出类拔萃的条件首要是超人的天赋、惊人的毅力和极其特殊机遇的集合,缺一不可,这些你具备吗?社会就像一个金字塔,大部分材料在塔基和塔身上的,有的材料还被埋在土里,能被放在塔尖上的不就那几块。它们是体面风光,但饱受风雨雷电袭击最大、伤残最快的不也同样是它们吗?要甘于平凡,甘于做普通人,甘于脚踏实地,真正的出色应该是在内心,而不是在表面。”姥姥的话一下敲醒了我。静下心来认真客观地检索自己,是的,自己确实不具备那些超人之处,又不愿付出超常的努力和代价,既然如此,那就还是做个普通人吧!只是,

陕西省首届职工文学大赛优秀作品选登(二+二)



崆峒山

张民 摄

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与暗夜相约的。每当夜色渐浓,深蓝的天幕上冷月高挂,轻柔的风牵引着月光,陪着夜色,自柳梢透过窗棂缓缓地洒进书屋里,似一片霜华般打湿了案几上的书笺,又将洁白的柔光浸透在一个个文字里……

挥一挥衣袖,掸去一身红尘,捧一盏清茶相邀明月,与我共享这夜的黑色。月影漾满杯中,波光盈盈。在这样的夜里,用身心去拥抱夜的洪荒,在清静的时空下沉湮驿动在心底的那份思绪,将全部清澈的真情,渐渐融化到夜色下如水的月光里……

暗夜里,是与诗书相伴的好时光。万籁俱寂的时候,可以懒散地倚在床榻上读书,案几上除了每期必读的《中国国家地理》和《读者》杂志之外,还杂沓地堆放着诸如散文、诗词集、佛家、庄子之类的书卷,只为了可以信手拈来而品赏。还记得小时候,在小小的乡村里,可看的书很少。大约是在四年级的寒假吧,寻来一套《红楼梦》,便也似懂非懂如饥似渴地读着。在记忆的这个片段里,那

时的夜很静,静得可以听到雪片敲打窗棂的轻响;那时的文字,余香袅袅,至今依然;那时的少年满怀诗书的情懷,似雪花,纷纷飘落在故园的长夜里。

暗夜里,还在心间永久存留着一份刻骨的愧疚。少不更事的年纪,也曾如同武陵少年般,整日里呼朋引伴,纵酒滋事,浪迹于市井,时常夜不归宿。对于父母关怀和忧虑置若罔闻。又是在一个清晨

与暗夜相约

文/赵东

时分带着酒醉的倦意才想起回家,看到母亲满脸疲惫地给我忙碌着早餐,不禁问道:“您生病了?脸色怎么这么差。”母亲摇摇头说没事,父亲却责备地对我说:“你每次晚上出去,她就几乎整夜不眠等你回来……”我忽然呆住了,含在嘴里的饭菜也难以下咽,偷偷看一眼母亲布满血丝的双眼,只得得胸臆里有什么东西泛起,热热的、酸酸的。

心中尚存着一丝的无奈和不甘。

由于这种思想的影响,参加工作后的一段时间,我几乎放弃了以往所有的理想和抱负,整天过着两点一线的日子,单位的任何活动不参加,甚至连单位的主要领导都不认识。没想到不久领导还不知怎么地就看上了我这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小人物,非让我当一个班组长。当上了这个小头目,我才体会到做好这个以前自己根本瞧不上眼的兵头将尾并非易事。来来去去,磕磕绊绊中发现我领导的这二、三十个相貌不同、性格各异、以往在我眼里再普通不过的师傅们,竟有那么多的闪光点 and 可贵处。他们的朴实、善良、本真、率直、自然,甚至待人处世和追求的那种简单和眼前都显得如此可爱,他们生活得尽管琐碎、具体,但一天的日子却过得踏实、安稳,他们的幸福和烦恼也都显得那样触手可及。

如今,我每天都认认真真地做着该做的事情,平平淡淡地过着日子,享受着做普通人的乐趣和烦恼,倒也心安理得,乐在其中。

年轻时,我行我素,从不思考怎样去做个好人。并且在碰了钉子、跌了跤,甚至遭受不虞之灾后总结反面教训,认为遇到善良的人,要比他更善良;遇到邪恶的人,要比他更邪恶……一句话,要比坏人更好,比坏人更坏。结果,境遇更加不堪。因为,判断好坏时个人主观色彩很浓,且带有极强的报复心理,这样往往就把小矛盾变成大矛盾,变成“敌我矛盾”,与人势不两立,日子能过好?

走过了风风雨雨,经过了人世沧桑,又多读了一点书,才觉得,过去的想法、做法是多么错误、愚蠢、可笑。

近日读美国著名社会学

家肯特·基恩博士写的《好人必读》,他提出做好人的八条心理准备,更加发人醒悟。这里不妨做个文抄公:“其一,许多人是自私的,甚至不讲道理,以自我表现为中心的,但还是要爱他们。其二,如果做好事,人们会说你动机不纯别有用心,但还是要做好事。其三,你今天行了善事,明天也许被人忘记,但还是要行善事。其四,坦诚使你容易受到伤害,但你还是要坦诚待人。其五;思想最博大的人可能会被头脑最狭隘的人击倒,但还是要志存高远。其六,你穷数年之功建设起来的房子可能在一夜之间被摧毁,但还是要建设。其七,人们的确需要帮助,但当你真的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攻击你,但你还是要帮助他们。其八,当你把最宝贵的东西献给世界时,你可能会被反咬一口,但还是要将最宝贵的东西献给世界。”也许有人读罢会感叹:啊!做人难,做好人更难!但我要说,好人之所以是好人,就是始终不改好人之心,能“大其心容天下之物,恒其心行天下之善”,将“好人”进行到底。

其实,做个好人并不难,只要有爱心,“看到人家墙要

文王如明

做个好人

倒,如果不能扶,那么不推也是一种善良;看到别人喝粥,你在吃肉,如果不想让,那么不‘吧嗒’嘴也是一种善良;看见人家伤心落泪,如果不想安慰,那么不幸灾乐祸也是一种善良。”再进一步,当你做好人被人误解时,还能感到阳光明媚,觉得误会总有一天会被消除;当你做好人好事反而被人攻击或反咬一口,还能淡定自若,微笑面对,那更是有了上乘的修炼,已将“做好人”的信念融入了骨髓。

所以,还可以说,做一时的好人容易,但不论遇到什么情况,永远不改做好人的初衷,不容易。

一次傍晚散步,路旁坐着一位看起来很无助的老汉,他说,我遇到难处了:不争气的儿子赌博,被我打了,就赌气从汉中跑到西安,我追到西安,找了几家,没找着,钱也被人偷了,回不了家,老哥你借我50元钱,帮帮我吧!看他满脸沧桑,一行清泪,我二话不说,掏出50元递给他,拍拍他肩膀,离去。走出两步,老汉又喊住我,嚷嚷着说,老哥,能不能把你那100元也借给我?我身上一共150元,刚才掏钱时他看见了。旁边看热闹的有两位熟人,大声嚷嚷,责备这老汉太过分了,得寸进尺。我想了想,他现在在乞求的已不是回家的路费,看来他并不死心,还想在西安继续找儿子。唉,可怜天下父母心!就把剩下的100元都给了他。这下两位熟人很是不忿,说我太痴太傻:“他是个骗子怎么办?”我却不以为然。尽管我在济困时也曾被别人欺骗过,但我以为,也许我们无法判断别人是什么样的人,但我们可以决定自己做个怎样的人。

人一辈子都在修炼,修炼的结果如何,取决于他的价值观、人生观。这就是,今生做个怎样的人。

从空中划过令人喟叹。这又引发了争论,有人说就敢于冒险,这是魄力。有人说滑索再快还是走下坡路,那么快干什么?还有人说旅游就是享受这个过程,内容丰富了才能留下记忆。也有人说换个角度观山望景,乘滑索必

太白观山

文/周虎子

然和我们看到的山不一样的。众人皆惊,不一样吗?也许山还是山,景还是景,我想真的不一样。因为你的处境,心境变了,看山的角度,速度,高度自然也变了,能与站在山坡上一样吗?上山的道上遇见了穿越太白山,山的道就是还要在这里爬几个山头,住几天的。更有几个年轻的驴友在山上的石头旁支起了

炉子熬功夫茶,品得有滋有味的。有老者拄着杖,时不时停下来在小本子上记录着什么。同样是观山,众人的情趣却有这么大的差异。有的是爬上爬下,观景吸氧;有的是寻找刺激与猎奇;有的仅把登山安排成一场活动,呼朋唤友,图的是换个环境议事,于是登山便是设的一个局。有的在观山中演绎些文化出来等等。这条山道上,行走着很多人,心态,格局,境界,志趣和目的是多样的,

自然每个人的感觉也是不同的。也许这就是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区别,也许这就是太白山的吸引力所在,包容万象。

站在太白山上,我想许多人对山的赞美是多余的,人世沧桑,这太白山始终就立在这里,不卑不亢,不以花异草显摆,默默的与日月同辉,遇了风霜雨雪也能校正自身,与天地彼此适

从。但大山也是有尊严的,伤害不得。滥砍乱伐林木会导致泥石流,还回破坏水土保持,影响气候等,让人类对大自然有了敬畏。太白山的美不仅是大绿和高人云端,更重要的是不怒自威和大气包容,这漫山的动植物,还有山顶的大云海,都说明太白山的丰富多彩。有圣贤说过人生的三个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是似山,看水是似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登上太白山,

您感觉这山仅是山吗?您不觉得一山更比一山高,您不觉得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吗?您不感到在大自然中人是多么的渺小,您不认为这山上的每一片绿叶都在互相照应着,才有了大绿?我想起一句诗:“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边云卷云舒”,人多做不到,然太白山上的花草树木石头能。我想人也应当向大山学习,乐天命,尽人事,顺其自然。

火车头望着工厂

文/赵贵秋

一列火车头,安放在纺织城艺术区。好像出站的火车,突然停下来,被人拆掉了车身。离开了站台,没有站牌,填埋了铁轨的车头,孤零零的,只取一个曾经有过的含义,让人生出无限感慨。

我走近它,是从“熔点”展厅出来,有一组9幅名为“铁轨旁的恋人”的画作,其中剪彩会场没有听众,铁桥坍塌、车厢侧翻滑落,恋人在月台抱头痛哭三幅画印象深刻。作者放大了意外事故,悖于生活常态,让人顿生恐慌。有时候,人的念头纷飞时,受一物的启发,会有新的发现。现代派艺术展展纺织城,人的快乐却没有限上来。其实火车带给人的感情更多的还是欢乐。

火车头擒着的铁轨只留下车身下的轨道,轨道变成了安放车轮的底座,穿过工厂的铁路线已被填埋。“熔点”艺术展巨幅广告牌留着开幕式的热烈隆重,热烈过后复归空寂。涉足展厅的人议论中留着对工厂的记忆,对工厂生活的眷恋。工厂改作艺术区是近几年的事情,拆除了围墙,空间宏阔轩畅,不阻隔人的视线,办公楼楼面上“纺织城艺术区”六个道劲的红色大字,告诉人们工厂已不复存在。艺术区新铺了路面,甬道相连,广植的绿草、花木沐浴在秋阳中,人经过时,荡起的风,让它不能自禁地笑出了声。工厂老旧的面貌有了变化,但旧时的格局还在。生产车间已经腾空,墙壁内粉后颜色更白一些,改作了展厅大而空。过去,设备的高度是车间的层高。若没有雄浑壮阔的巨幅画作,艺术的气场唬不住人。人踏入展厅,在展品前流连忘返,会看到工厂的某些痕迹。镶嵌在墙壁上可以伸缩的脚手架,不可以伸缩但布满了墙壁的滑道……都留下了工业时代机械送人登高和传送物品的便利。

工厂废弃移作它途,总有千般说法万种缘由,老工业区自然会平添新的生机。只是会建一个博物馆,陈列几个物件,供人们怀旧。但火车头作为陈列物,是工业时代职工共有的记忆。在西安东城,纺织厂沿纺西街一字排开,厂与厂相邻,生产区建有一条场内铁路,铁路线把工厂连在一起,棉花由铁路线供进来,成品运出厂抵达指定的地方。一年里似乎只有这些时候,工厂与外界的联系经由铁路的运力一天天,一次次呈现出来。铁路成为工业的生命线,洋溢着工厂的欢乐。穿行在生产区的铁路线,工厂建有站台,24小时值班。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的一个冬天,我和张璞在站台值过夜班。火车轰隆隆地开过来,巨大的光柱咬破了黑暗。火车把20多吨食用油从绵阳一次运过来,工厂过节似的忙起来,站台上卸了几百个大油桶。元旦刚过,工厂要给职工发福利。我值夜班,与站台门卫共享一室,夜里冷,铁皮炉子爆火烧得旺旺的,有门卫在,夜里他又跑不到哪去,人一挨上长椅就睡着了。

曾经用火车把原料送进来,把成品运出去,在纺西街已经成为历史,也多年未见,安放在纺西街北端的火车头为昨日画上了一个句号。想起来,会自然联系到在工厂以前的生活,工厂是铁路的胃,胃的吸纳,正是工业强盛的标志。

火车退出纺西街是早晚的事情,只是工业企业退城入区的提前演示罢了。位于纺西街的企业正像一座孤岛,被不断扩张的城市划入更加边远的城市版图中,爬上岛的人被时代一次次重新排列后,已有了更强大的臂力,但更加矫健的步伐需要一个出口。

我是那个从岛上洒出来的人。每当从火车头旁经过的时候,有时会想到我的工友,还有他们的帮扶。

秦腔·花旦

诗/邓黎春

秦腔是我国最古老的戏剧剧种之一,起源于西周,距今大概有两、三千年的历史。

千年前是谁在舞台上黛眉婉转摆裙轻启将同样的曲牌低声吟唱我今天台上碎步踩着的可是你当年的鼓点

水袖扬起千年风尘不变的是你眼角眉梢无限恨歌喉不倦千回唱不尽世间离合与悲欢你演绎着谁的故事脸上却流着自己的泪水

千年的痴恋算不算太久相似的装扮一样的唱腔是谁在同样的舞台上荡气回肠是千年前的你还是现在的我我的心跳和你当年的节拍我的泪珠和你一样纵横滚烫

冬柳

诗/吕变妮

初冬寒风拂柳寒,素霜白霜裹红叶,悒悒波浪水更怜。夕阳倩影小石潭。